

NOV 15 1926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對外內閣的外交(純)——萬縣慘案以抗議了事(松)——
首都的無教育狀態(文)——基督教徒的醒悟(翰)

修約問題

燕樹棠

蘇俄的第九週年

陳翰笙

上海商業銀行調查記

楊端六

閒話

涵厂

離棄之後(小說)

周開慶

飄泊的記錄

胡也頻

四項加一捐和學生界的痛苦(通信)

高城生

北京
中華郵政特准掛
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四卷第一百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六日

本刊定報及通信處

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報價

國內：郵寄半年大洋八角五分；全年大洋一元六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十期。日本朝鮮同。
歐美各國：郵寄半年一元二角，全年二元四角。
零售：北京每份銅元拾枚，外埠大洋四角。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以九折計算，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凡訂閱本刊者請直向本刊定報處定購為荷。
本社印有代售簡章，函索即寄。

廣告價目

地位	面積	
	前	後
正文後	元十五	元十五
底面	元二十	元十五
全面	元九	元六
半面	元九	元六
四分之一面	元六	元三
八分之一面	元三	元二

登四期以上九折，十二期以上八五折，半年以上八折，全年七五折，插圖價另議。
發行所北京黃化門內碾兒胡同十八號

本刊第二週年增刊出版預告

本刊定每週年特出增刊一冊。本年一月一日所出之第一週年增刊，共九十頁，約十萬字，出版不及一月，即已全數售盡，其受讀者歡迎，於此可見一般。現在本刊又快滿二週年了。擬於出完第四卷第百〇四期（十二月十五日出版）後，即出第二週年增刊，內容比第一年增刊約加一倍。凡在本期增刊出版前直接向本社或本社上海代理處訂全年之長期讀者，本社當以一冊奉送，不另取費。

本刊三卷合訂本廣告

本刊為便利讀者起見，特裝訂半年合訂本。卷首有目錄，卷尾有標題索引及作者姓名索引，極便檢閱。出版以來，備受讀者歡迎。現第一卷再訂本久已售罄，即第二三卷亦存本無多，購閱者，請即從速。

合訂本第二卷（二十七期至五十二期，附有關稅會議特刊）定價連郵費大洋一元二角

合訂本第三卷（五十三期至七十八期）定價連郵費大洋一元

銀行月刊第六卷第九號（現已出版）

民國十五年八月總稅務司經理內債基金處收支報告
 銀幣價值論
 勞工統計編製方法之研究（一）
 債票與庫券價值之算法
 我國鹽稅之概觀（四）
 各省財政近訊
 各埠金融市況
 ●北京金融 ●上海金融商情月報 ●銀行界消息彙聞 ●國內財政經濟 ●國際財政經濟 ●經濟統計 ●北京銀行市表 ●北京行兌匯市表 ●北京國外匯兌行市表 ●歐美日本匯兌行市及銀價表 ●北京證券市價表 ●天津銀行市表
 價目 預定全年兩元半年一元一角國外另加郵費零售每冊二角
 總發行所 北京前門內西皮市銀行公會樓上銀行月刊社
 中國關稅問題為（關稅會議之最好參考）資料存書無多購者從速每冊大洋一元
 關稅特別會議史上編另售每冊大洋六角
 （最近出版）中國茶葉之研究全冊大洋六角

漢口市聲週報 第五卷 第四十二期 出版廣告

劉市長就職紀
 短評
 今後的漢口市（禮）——國民政府徵收內地稅（立庵）希望和
 失望（述生）
 基督教與國民黨
 國家支出與社會政策
 近代市制
 參觀福音堂幼稚園記
 悲哀的同伴（通訊）
 漢口市暫行條例（續）
 本報每星期一期半年二十五期作為一卷定價半年大洋五角全
 年一元國內郵費在內國外每期加郵費二分半年大洋五角全年
 一元（日本除外）通訊處漢口銀行雜誌社轉

（范慕先）
 （銘）
 （何炳賢）
 （黃既明）
 （L X）

時事短評

對內閣的外交

北京的現內閣，大約成了衆矢之的。在京津報紙上幾乎到處可以看見攻擊現內閣當局之言論，尤其關於外交，受攻擊最甚。

說者謂近來北方攻擊現內閣的空氣，別有一種政治作用。這也許是事實。可是這個內閣自身實在也太該死了。它自己知道在政治上沒有存在的理由，於是樹起一種特殊的目標，說是它的目的在對外。而事實呢，它不曾履行了對外的使命，反而有媚外賣國的嫌疑。表面上現內閣當局對於一切對外交涉，都在次第進行，而實際一切都是敷衍搪塞的辦法，沒有一事有結果，且沒有一事可以希望有結果。關稅會議，法權調查之敷衍且不說。中比中日修約問題，萬縣慘案何等重大；而對於前者送了希望修約照會，而至今還不曾得到對方的回答；對於後者則最近始提出一種空洞的抗議，而尚不敢有具體的要求。從這些事情上可以看出現內閣當局完全沒有解決種種對外問題的誠意和準備；他明知這些形式的手段不會發生效果而故爲鋪張，像煞有介事，也不過一時搪塞輿論罷了。他也不知道內閣的運命不長，只要目前搪塞下去，將來交涉有無結果，那又何關他事！「做一日總長拿一日錢，」大約

就是現內閣當局的秘訣吧。

(純)

萬縣慘案以抗議了事！

遇着外國侵犯我國權事件發生，總是一篇空洞的抗議了事；這是北京政府外交當局的老套頭。去年五卅慘案，既然如此的陰消下去；對於最近萬縣慘案，又在玩同樣的把戲；如果任其自然，結果也可不想而知。萬縣慘案發生有多久了？外國軍艦在內河砲擊我城鎮，是何等重大的事件！自命對外代表中國的北京政府，居然視若無事，久無動作；及至現在，始有一篇洋洋大文的對英照會（十一月二日送交英使，）而照會的內容，仍是抗議的性質。對於甲案抗議，對於乙案也是抗議。一次抗議無效，二次，三次，仍是抗議。好像中國政府的外交，離掉抗議，再沒有文章可做似的。北京外交部難道不知抗議是外交上一種輕微的手段，不過對於小的事件，或在事件初發的時候，暫時表明態度或保留權利嗎？至於終久積極的要在外交上發生效力，使對方退讓或屈服，決不是專靠抗議可以達到目的的。萬縣慘案交涉是不是已過了抗議的階級？北京政府如有誠意和努力辦理此案，是不是應當即時向英國提出具體的要求，並準備相當的報復手段？像這次外交對英的那種辯護式的照會，有甚麼力量！倘若國人不願意使萬縣慘案與五卅慘案同樣的陰消下去，今日決不可以任令北京外交部以一道抗議了事。

(松)

首都的無教育狀態

從最近數日的情看來，首都真快要成無教育的狀態了。京師公立五十二小學已經於一日全行停課；公立中學全體亦決議從二日起一律罷課。從前只有高等教育機關之國立八校或九校鬧窮。現在則國立九校方在不生不死的狀態，公立中小學又繼而告急，竟至全體停課了。首都無政府，也許對於一般人民實際生活尚沒甚關係；首都無教育則真是社會的危機。中央財政雖困難，決不會至於連中小學教育經費都籌不出。軍費一付數十百萬，難道城郊五十餘處公立小學區區三萬餘元的經費便絕對無法通融嗎？向來指作教育經濟之崇文稅款，交通附捐等等，用在那裏去了？現在所謂北京政府的當局，大概抱着「做官拿錢不辦事」的主義，本來說不上甚麼責任心，可是至少首都的體面也應當維持維持。他們自己縱不願體面，也得顧全他們背後的主人的體面。對於軍閥們固然談不到振興教育，但是試把在他們勢力下的北京無教育狀態來和他們敵方勢力下的各省教育狀態比較一下，政治上也就未免相形見絀吧。

(文)

基督教徒的醒悟

五卅運動所產生的口號已喚醒了國內幾十萬基督教徒。最近在上海召集的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年會，曾通過議案，表示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這事非但是我國國民所當注意，並且是全球

數萬萬基督教徒所能響應。

協進會的緣起完全為謀全國宗教事業的統一，希冀促進傳道的效率。民十一年方才成立。那時國內各處各種教會的代表約千人，選舉七十五人去辦協進會。由這些被舉的再推薦二十五人；協進會的會員整個就是一百。它們的責任不外乎討論共同的宣教方法，組織教會間宗教機關，和調查勞工問題以便達到傳道的目的。

誰知驚駭全國的滬漢粵慘案突然激起反基督教運動的聲勢。

從前教徒雖藉外國威權為護身，素來目中無人，如今却怕輿論的指摘和民衆的公憤了。因此協進會的執行委員會每年本祇開會兩次，去年五卅後就接連有三十一次會議，忙着商量對付時局的方針。執行委員會用一年工夫徵求各教會意見，纔決定「依照自由與平等的原則修改中國現行條約」的議案。協進會年會到會代表九十七人將它討論半天，然後全體通過。可見得到這個年頭，即基督教徒也有不能不順應政治的潮流之勢了。很難說「禮撤的還諸禮撤，上帝的還諸上帝」了。但願穆德博士所提倡的世界基督教徒大會快在耶路撒冷開幕；希望它對於我國的不平等條約問題，有公正和切實表示。(翰)

修約問題

燕樹棠

中國一八九六年與日本，一八六五年與比國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已於去月十九日二十七日先後到了「修改」的日期。全國差不多一致主張「廢約」，但北京政府對日比兩國所發出的照會，據報章所轉載此項公文措辭則却是「修約」的口氣。假使我們研究這個問題的法律方面，我們知道舊約若不首先聲明廢止，決不能達到修改的目的。假使我們觀察這次交涉的經過，我們知道困難問題不在法律而在政治，不在外國的刁難而在我國政府當局的鬼祟。所以我們可以推知這舉國注意的外交的結果，一定是日比仍然享受舊有的實惠，而中國空落一場熱鬧罷了。

法律上主要之點，我們每注意中日比兩約關於「修約」的規定，他的詞意是要條約永遠有效。這中日條約第二十四條載明：「本約關於關稅及通商各條，于批准交換之日起，十年屆滿時，締約國之各方得要求修改；但若各方不要求修改或第一次十年屆滿後六個月內不能完成修改事項，則本約仍舊再十年有效」，以後每十年以此類推。中比條約第四十六條規定：「若比國政府對本約之條文認為有應修改之處，于批准交換之日起，十年屆滿後，有提議修正之自由；但必須于六個月正式通知中國政府」，「倘無此項通知，本約仍舊再十年有效」，此後每十年以此類推。按中日條約這種規，雖說每十年雙方可以修約，但是修約不成

功，舊約仍算有效；結果是假如一方願意修約，他方不表贊同，這條約可就永遠不能修改。按中比條約那種規定，好像只有比國有修改的自由，中國沒有修約的權利，假如比國不提議修約，那條約豈不是十年十年的繼續有效嗎？這兩個條約都是于對方一方面有利的，于我國有害的，比國決不會那樣慷慨提議修約，拋棄自己的利益，日本亦決不會那樣寬大贊成改變特惡的規定。所以我們中國若是輕描淡寫的要求修約，對方根據約文狠有刁難的餘地。但是這兩個條約是商約，按照文明獨立國間普通的習慣法規，商約屬於暫時性質的契約，決不能含有永久的性質，像那樣拘束中國的條文已經是不法，早應取消。再者，無論何種條約，於「時變境遷」之後，締約國之一方即可單獨宣布無效。中日比兩約的內容，關稅與領事裁判權為約中的主要條款，假令該約拘束中國的條文是合法的，前者已經三十年，後者已經六十年，中國商業及司法狀況，早已發出重大的變遷，中國政府在法律上儘可不經對方的同意單獨宣布廢約。假如中國政府採取這種毅然決然的態度，對日比聲明廢止舊約，完全無效，另外再對他們提出締結新約的大綱，一則可以免除他們咬文嚼字的辯論，二則中國也有法律上的根據。

這種簡單的辦法，社會上一般的人都知道這樣主張，北京政府對外交當局能說看不出來嗎？當然不是這樣拙笨。中國所謂外

交家向來自成黨系，無論政府怎樣變更，總是他們來包辦外交。辦外交就是他們的職業，也就是他們的飯碗。中國外交家已演成奇怪的現象，若是不媚外的人決不能當外交家。那麼，爲保全自己和本系的利祿，就不能不順從外國的意思；順從外國的意思，那就顧不得賣國不賣國了。關稅會議是讓列強處分中國關稅的會議，現在還未正式閉會；法權會議是處分中國法權的委員會，中國代表已經承認自己國家沒有到撤銷領事裁判權的地步。中日中比兩約重要條款，就關係關稅及法權兩項問題。外交系的外交家已經承認中國關稅應當外國管理，中國法權應當外國行使，外交系的外交家現在那又能出爾反爾要真正廢止不平等條約呢？但在現在社會狀況之下，全國主張廢約，若是完全不理，自己的祿位，也有不利，並且見出自己不是外交家了。自然而然就想出一種外交的手段，以對付國人期望廢約的熱心，於是今天一個照會，明天一段談話，後天一個主義，好像是辦外交的樣子，其實皆敷衍延宕，並沒有廢約的決心。

中國政府送給日本的照會的內容，報章傳載是：中日商約，「迄本年十月十九日，已屆期滿，」希望於六個月內，制定相互平等新約。條文分明說修約的日期，那能說他期滿；舊約不廢，那從制定新約。據熟悉外交界内幕的人說：這牛頭不對馬嘴的照會是先得日本當局的同意，故意這樣含混其辭。昨日日使對報

界記者談話，說：已與中國外長「舉行預備交涉」，對中國照會「日內」自應與以相當的答覆，「至對本約中所涉及之關稅會議及法權會議關係事項，則尙未聞華方另有所提議，然將來若果涉及此事時，則自應先與關係各國協定，」日本自亦採取同樣態度。日本雖未正式答覆，已與中國外交當局有所協商，實際上不允修約，亦甚顯明。

至于對比約的問題，更露出中國外交當局的敷衍延宕的手段。據說對比照會與對日照會，大略相同，也只空洞的說訂新約。忽然外交當局又與比訂立「暫時辦法」以六個月爲期，忽然又說六個月爲期的暫時辦法，得延長三個月，而使現在仍正在要求無定期的暫時辦法。比國外交總長在巴塞爾聲稱中國若實行對比取消協定關稅及領事裁判權，比國即提出海牙國際公斷；而中國政府當局在北京亦聲言如比國不允修約即採取「斷然手段」，提出什麼國際聯盟什麼國際法院。當局這樣大吵大鬧，結果是越辦離着題目越遠。這樣大吹大唱，政府之用心，不過借以眩迷國人之耳目而已。

總之，這對日比的修約問題，日比兩國當然不願放棄條約上的特權，其他的列強因利害共同的關係亦不願日比放棄，樂於幫助，以免將來陷自己於孤立的地位。中國外交當局一方面體外國的心思，不敢拼逆，一方面迫於國內的環境，不敢鯁視，就顧不

得什麼法律不法律，賣國不賣國了。

蘇俄的第九週年

陳翰笙

關於俄國事情，國內出版界很少見有系統的著述，詳細講明俄國現狀，分析俄國事體。那些已發表的零星刊物和新聞紙上屢次轉載的，多半是一二種個人的遊記或報告，有些還從外國文翻譯來的。可是，去年五卅慘案後英國通信機關譯我國為赤化，赤化的聲浪傳達到全世界，驚動了一般人的聽聞。於是主張聯俄抗英的都似乎帶着紅帽子。反對聯俄的亦當它們都已帶着紅帽子。兩方對罵許久，戰爭許久，至今還不能澈底明白那紅帽子是個什麼東西。中國人好像爲着俄國忙得不堪設想，好像因爲赤化問題恨它恨得無可形容。但十一月七日又到了；穆斯科數十萬的遊行隊伍又在那裏慶祝蘇聯的第九週年了。

爲着蘇聯，豈止中國人，差不多全世界都會經着過忙。民六至民九間，日本，英國，捷克，波蘭，相繼用武力干涉俄國的內政。它們並且帶着白黨的將領如柯爾噶克，戴尼根，尤屯尼奇，藍格爾，洗曼諾夫等去騷擾俄國的邊境。後來美法兩政府又暗中給予白黨許多援助，決意要推倒赤黨的建設。英國趁蘇聯有旱荒和瘟疫的時候，還繼續實行可怕的經濟封鎖政策，想斷絕一億三千餘萬俄人的生路。然而打它打不敗，餓它又餓不死，到民十三

那年英法意等國祇好正式承認蘇聯了。去年日本和它恢復邦交，波蘭和它畫界訂約。比較民九的統計，它的進口貨總值增加十一倍，出口貨總值增加三百餘倍。

經濟的組織自然較軍事和外交愈加是困難。所以蘇聯軍事和外交的得勝固可佩服，它經濟實力恢復的迅速更要令人驚異不止。民十以後俄常局的日光漸漸從軍政轉移到民政。首先使裁紅軍五百三十萬爲一百八十萬。現在的軍額已減至五十六萬左右。軍費節省了別的就好辦。試觀這幾年來蘇聯農工商業，交通和財政都有很顯著的進步。假使我們將它的穀產和畜產的總額照大戰前價格計算，民十至十一年間值五十七億盧布；去年到今值一百零四億盧布。四年中農產額增加百分之八二；這樣增加的速率比工產還要高幾倍。蘇聯廠工有二百五十萬人，幾倍於四年前。工廠的產額值五十六億四千萬盧布，四倍於四年前。每廠工每年的出品平均値二千三百二十盧布，比四年前多百分之九三。他或她的實在工資平均每年達六百三十盧布，比四年前多百分之二一三。可見廠工業的發展並不在乎剝奪勞工的權利。全國手藝工徒和廠工的人數大約相等。每年藝徒產物的總值至少有三十億盧布。兩年前藝徒加入合作社的不過四十萬，現在已多至五十七萬。兩年前藝徒合作社聯合會所售去的農產不過九千六百九十萬盧布，現在已多至二億五千九百萬。統計蘇聯工業中施行社會主義的

部分，共有資本十九億盧布；但去年祇九億四千萬，前年祇六億。商業中施行社會主義的部分，政府及合作社所經營，差不多可以包辦全國內外貿易。它的資本佔商業資本全額的百分之七六；但去年祇百分之七三，前年祇百分之五九。社會主義還是蘇聯的真相，還是代表蘇聯的傾向。

近四年來交通事業的發達自然和農工商有密切的關係。單講鐵路一項，每年乘客已從七千六百餘萬增至一億六千餘萬；路工已從九十餘萬增至百餘萬；路款的收入已從四億零四百萬盧布增至八億七千萬盧布。近四年來財政的進步亦頗可觀。中央政費去年以後已無虧欠，全國銀行存款總額三年內增加八倍。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數目都有飛漲的趨勢。可是，蘇聯最富的農民（農民百分之四）和次富的農和（百分之十一）所納地稅佔此項稅額百分之五十有奇。窮苦的農民有百分之二十完全免納地稅的。統計全國國家社會主義化的工商業所出的稅額，兩年前祇四億六千八百萬盧布，現在竟增加到十四億零七百萬盧布。蘇聯教育，特別是職業教育，亦有可供我們參考的價值。除各種學校外，全國社會教育的機關如圖書館，書報閱覽所，博物院等等，已有三萬餘處。對於教育事業的進行，俄當局尚努力不懈。這是值得稱讚的。

九年前俄國大革命的結果，將八千七百萬俄畝的田地（值五十億盧布）和五億盧布的農具分給一般農民。革命以前農民非但

沒有均分的耕田，並且還要報効它們的地主，年在兩億盧布以上。須記得農民佔蘇聯人口百分之八四至九十。九年前今日的革命既能解決大多數俄人的切身問題，有如此良好的成績，何怪乎今年今日蘇聯的民衆要歡呼慶祝這個週年紀念呢？（完）

上海銀行調查記

楊端六

上海銀行全名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創辦於民國四年，總行設在上海，分行及代理店國內外各大商埠均有之。總行分部辦事，各設主任，上有總經理以綜其成。其最重要之職員如左：

總經理

副經理兼行員部經理

副經理兼旅行部經理

副經理兼國外匯兌處經理

往來處經理

信託部經理

襄理兼檢查部經理

各部對於其所管事務，有處理全權，惟關於重要問題，則須在每星期三提出會議。

各部份彼此互相關係之事，則有每星期四日聚餐會，以便交換意見，互商解決之方。

放款

該行放款歸總經理核准。其注重在市面上零星放款，不做投機生意，亦不倚賴公債及政府借款。此為該行前途最有希望之一事。蓋今日許多銀行，均不免從此兩途設法謀生活，一旦事勢不順，則營業將受根本的動搖故也。該行名為商業銀行，放款政策自應以商業為主。又銀行之組織，在我國正在幼稚之時，故有一部分業務反不如錢莊之善於應付，即如信用放款與匯劃二者，銀行已瞠乎其後。銀行有款不能收，必託錢莊為之代收，則以銀行未有匯劃組織故也。銀行有款不能放，必託錢莊為之代放，則以銀行不十分接近商家故也。前者非一銀行之問題，故該行現亦未有若何補救方法，必待銀行公會組織完善，始能議及。至於信用放款一事，該行總經理陳光甫先生深以為有追跡錢莊之可能，現正竭力向此方面進展云。

該行放款之大部分，在乎外埠，不僅利息較本埠為優，即數量亦較巨。放出手續，大率須視上海收入之數以為準。譬如總行每日所收長期存款甚多，則電知分行經理酌量放出。分行在平日常有報告到總行，故總行對於某區可以放款若干，早已胸有成竹。此種放款報告必先經嚴密之調查手續。如客戶自來要求放款必先令其填具一定格式之調查表。如該行對於放款之行家，則雖不能令客戶填具此表，該行亦不難從四面八方探聽情形，比較研

究，以造成之。其中實在經過情形，必極複雜，非局外人所能想像。總而言之，放款為銀行最重要之業務，盈虧繫之。該行能從商業方面入手，將來自可立於不敗之地。

分行經理亦有放款權，惟數目較大者，必先得總行之承認。否則一有不當，總行可令分行經理負收回之責任，甚或責令賠償，故分行放款自能出以極慎重之態度。

檢查部

檢查部之職務，大約分為三類，（一）檢查總分行各部分帳目及一切辦事情形，（二）根據分行逐日寄來帳單過入總帳以備與分行之帳相核對，（三）編製總分行賬務統計表，在每星期二日提出經理會議。

檢查之權為檢查部經理所特有，總經理從不過問。檢查部照章辦理，據實報告，而後總經理斟酌情形以處理之，檢查分二種，（一）戶內檢查，即指總行內各部之檢查，（二）戶外檢查，即指各處分行之檢查。戶內檢查隨時行之，惟查庫必待星期日。總行各部賬目全體核算，亦必隔數日方能舉行一次。戶外調查由本部經理簽發調查證書，派人隨身帶往各處施行。

檢查之利益在消極的而不在積極的。據云並無辦事章程，但照歷年習慣行之，實則章程死物，不必有何功用，蓋最要之處在乎得人而已。該行檢查人員共十餘人，其大半係多年舊人，情形

既極嫺熟，辦事亦復認真。

代分行過帳為重複的工作，雖抄錄現成之數，所需人工不過原部分三分之一，然其手續亦不可謂不繁，但照該行組織情形言之，似亦別無其他善策。此種工作含有二義，（一）前已言之，可與分行之帳相核對，（二）為總行統計報告之資料。此項統計表為決定營業方針之最重要方法，其他中國各銀行多不曾備，則該行之組織，可謂極有條理，宜乎營業日益發展也。

會計部

該行會計除金幣屬於國外匯兌部，儲蓄存款屬於信託部，旅行部收支屬於旅行部，均行獨立外，其銀行部及其他一切會計均屬於會計部，而國外匯兌部等在此會計系統上，視為分行以處理之。

會計部之記帳系統大約如下：

傳票
分戶帳（留存各辦事機關）

日結單（連同傳票送會計部）

分戶帳——日結表（以下歸會計部做）——日結彙總表——總帳

會計部所做之日結表，應與各部分所做之日結單相符，否則有誤。

匯劃一項，即傳票亦會計部辦理

總帳有兩種作用，（一）為各帳之樞紐，（二）為試算之用

。前者毋須敘述，至於試算一層，此處當詳述之。

總帳各項之性質，有常借差者，如現金財產等是，有常為貸差者，如股本公積付票等是；有一時為借差一時復為貸差者，如分行往來暫記損益等是。令本行無論其各科性質如何，先將全體帳目分為兩部分，（一）借方各項，（二）貸方各項，其兼屬兩方者，則兩部分內均置此項。總帳格式分為兩面，左面為借方各項之帳，右面為貸方各項之帳。左面之向外第一欄為上日結數，第二欄為本日付出總數（即本日借方項目之借方總數由日結彙總表過入），第三欄為本日收入總數（即本日借方項目之貸方總數亦由日結彙總表過入），第四欄為本日差額（即第一二兩欄相加而後減去第三欄之結差），末欄則為印就之各資產科目。右面之格式與左面同，不過分欄次序是由右而左，與左面正相反。故右面之負債科目與左面之資產科目接近在一處，每日將左右兩面之差額欄（即第四欄）相加，其總數應相等，此即逐日試算表也。

總帳之格式預備每面可供一星期之用，故除第一欄不動外，其第二至第四三欄為星期一之用，第五至第七三欄為星期二日之用，以下仿此，直至星期六日為止，而後見總列科目之末欄。

該行之記帳單位有二，（一）規元，（二）銀圓，故總帳亦有二，（一）規元總帳，（二）銀圓總帳。兩帳之溝通辦法為兌

換簿，凡各帳之銀洋互易，必先經過此簿而後轉入其他各帳。例如收洋五千元存入某錢莊，照市折合得三千七百餘兩，必先(借)兌換，(貸)洋錢，各五千元，再(借)錢莊，(貸)兌換，各三千七百餘兩，此兌換亦為兩總帳各科目中之一。

國外匯兌處

國外匯兌部所管事項，並不限於國外匯兌，凡屬於外國貨幣之存款放款及其他一切往來(但除旅行部之旅行支票美金鈔票等)，均歸本部所管。蓋前述會計部之帳目，只有規元與銀元兩種，其他貨幣不得容納於此部中，故與其謂之國外匯兌部，寧謂之外國貨幣部，但本部之主要業務為國外匯兌，部名僅舉其最要者耳。

數年以前，國外匯兌之業務原為匯豐等外國銀行所壟斷，中國進出商家，莫不仰外人之鼻息，以謀生活。自我國近世銀行勃興，設立國外匯兌機關，與倫敦紐約巴黎各大銀行訂立特約，代理海外匯款事務，於是中國人之直接輸出貿易，得以稍立其基。上海銀行即為此中國的近世銀行最先進之一，不獨辦事認真，交涉便利，即對於客戶所取匯水，亦常較外國銀行為低廉，因此營業日發達。

國外匯兌部雖如上所述，可以助長我國之直接貿易，然每日所據以為準之匯兌行情，仍不得不出於匯豐之銀行之牌價，此外

則金子交易所之行市亦為本行所不得不隨時留心者。惟匯兌行情一日數變，有時高下極巨，若銀行自行買賣，則一遇不順，即將大受損失，而牽動全局。故銀行之有國外匯兌部，純以代客辦理匯兌為目的，本行絕不參加其間。故買進外幣之後，即思所以賣出，買賣之間，其機甚微，其時甚暫，非老於此道，再憑藉德律風之力，不足以辨此。

本部記帳手續與總行會計部彷彿相似，惟有一事應當注意，即國外匯票之兌現，例須經過數十日之長期間，因此本行與外國銀行之往來數目，不易合準。比方某月某日結存巴黎某銀行美金十萬元，越數日發出一張匯票，交與客人，可向該銀行支取美金一萬元，表面上似只存九萬元矣。其實此一萬元之匯票，非等至一個月以後，巴黎銀行不見支取，在此一個月內，本行即再發匯票十萬元，至月底，亦不至有透支情事。苟能於月內設法電解一筆款項往巴黎，以彌補本月內所多發之數目，則信用上決不至發生問題，為求比較的確實起見，對於國外代理店所發之匯票，於發出時不即記入該代理店帳，而先記入「發出匯票帳」(Outlets Issued)，再照經驗所得自上海至該代理店所在地之旅行或郵便期間，經過若干日後，從發出匯票帳須轉入該代理店帳，至接得代理店帳單後，再將真正兌票日補記以資比較。

旅行部

自近世商業之組織日趨複雜，吾人旅行一面覺得便利，同時更感受一種五花繚亂之現象。即老於旅行之人，有時亦不得不走入迷途。爲便利旅行家起見，各國遂有旅行機關之設，如英國之通濟隆 (Thomas Cook and Co.)，美國之 Xpress Company，專以招攬客人流通旅費爲業務。我國大輪埠，向有代客寫船票之小票行及新舊旅館，匯款則有票莊及銀行錢莊，然其組織過於簡單，不能及遠，且將旅費之流通與旅行之招待分爲兩事，致旅行家感受不便。今上海銀行打破我國舊慣，追跡英美先例，將一切旅行家所需求之事彙在一處以計畫而施行之，不獨我國旅行家蒙其澤，即在銀行界亦爲創舉之事業。

旅行之事本極麻煩，加以我國政局不寧，人心浮動，旅行部對於旅客及車船公司或政府之交涉，有時自然陷於極困難之地位，而向車船公司所取得之經手費至多不過百分之五，甚至毫無，殊不足以彌補旅行部之開支。即以上海旅行總部而論，民國十五年份營業將近七十萬元，淨利不過一千六百元僅當四百分之一，而其實此淨利尙出自兌換利益，否則更須受些微之損失。然而旅行部之利益，仍別有所在，可爲銀行他部作廣告，一也，可藉此聯絡客人之感情，二也，可藉此略窺客人之信用，三也，可藉此調查各地之情況，四也。此等利益，皆在無形中得之，足以補償勤勞損失而有餘。

旅行部之內部組織，約分爲五，(一)車務，(二)船務，(三)會計，(四)出納，(五)電信。此外尙有新設之統計一門。

售出國內車票爲旅行部營業之最大宗，與鐵路公司結帳，每月一次，除西伯利亞萬國寢臺車票須由客人親在哈爾濱購買以外，其國有鐵路幹線及北美洲東西橫貫幹線車票，均可發售。

船票除長江及沿海各輪均可發售以外，近自日本南洋，遠至歐美澳洲，均可發售，與船公司隨時結帳。

營業機關除上海總部以外，尙有杭州，蘇州，鎮江，南京，臨淮關，蚌埠，濟南，天津，天津河北，北京，漢口，等處。

本部因初辦，事業尙稱簡單，故記帳手續與前述各部微有不同。國外車船票雖爲外幣，然向客人收款及解與車船公司，均以規元或銀元計算，惟大批客人可向公司包定地位者，可用金幣解與公司。故本部記帳，金用銀元爲單位，每半年再算出結存數之損益，是爲兌換損益。

該行發行旅行支票，亦爲中國銀行界之創舉。雖以國人未慣用此，行銷尙不甚盛，然自開辦至今，兩年有餘，所發支票總數已達二萬餘元。將來交通便利，旅行人增多，此項支票之爲用必日益廣。

總行及旅行部均發行國內旅行支票，數目計分五元十元五十

元百元四種。沿滬杭滬甯津浦各鐵路線之大埠以及北京漢口煙台長沙等處均有兌換機關，沿江口岸以及保定青島哈爾濱廈門等處則有代理機關。

國外旅行支票，本行不自發行，僅代理紐約之 Bankers' Trust Company 及倫敦之 National Provincial Bank of England 兩家。其所用貨幣，前者為美金，後者為英金。

旅行支票之形式雖與匯票相彷彿，然其性質極為活潑，不啻一通用於各地之鈔票。譬如有人以上海通用銀一千〇七元五角交於上海銀行，即可選購各種旅行支票共一千元（七元五角為銀行所取之滙水），隨意帶往各處，向各兌換機關，或代理機關，照當日行情兌取當地通用貨幣，銀行不再索取滙水。兌取數目總憑旅客自由。支票有效期限為一年。故旅行地方較多而所携旅費不能預定者，以購用此支票為便。

此項支票之所以十分銷行，一小部分理由為支票文句全用英文，故普通旅行家不甚明瞭。但用法則甚簡單，每張票面須由旅客在購買時當場簽字或蓋章，至兌換時亦須照樣在票面上簽字或蓋章。票之印製頗為精美。

行員寄宿舍

上海衣食住三者之中，以住一項為最苦。平常每月收入數十元之人，幾不能有住居之可言。所謂一樓一底（即樓下一大間樓上

一大間，此外附有一小廚房及其上之一小亭子間）之屋，即在離市稍遠之地，每月租金亦須二十元左右。其中大多數皆屬湫隘囂塵，毫不適於衛生。該行合上海及外埠全體行員共有三百餘人，而本埠居其半。為圖百餘行員之安適起見，用銀四萬六千元在北同濟路購地十畝有奇，起造公共寄宿舍一所，單幢行員住宅三十所，雙幢行員住宅八所，建築費共計十七萬九千元。公共寄宿舍規模頗大，可容百二十人。每間房可住六人，外有食堂，並不收膳宿費。單幢住宅平常至少須租二十五元者，現只租十二元，雙幢平常至少須租五十五元者，現只租三十六元。故獨身行員可住寄宿舍，有家室者可住單幢或雙幢之屋。每日早晚，由該行備有汽車往來迎送於銀行與寄宿舍之間。又有圖書館以備行員暇時閱讀之用。

總觀上海銀行之設施，極合乎近世商業銀行之原理，自創立以至今日，為時不過十二年，而其發達已若此，可謂難能矣。

民國十五年夏季

閒話

涵廬

學校開學，本是千該萬該的；學生要求上課，也是千該萬該的；教員先生，有的為衣食計而別有高就，也是千該萬該的；有的為維持學校計而不忍脫離，也是千該萬該的。教育本是高尚的

事業，精神的事業，祇有「謀道不謀食」的人，才可以稱為「君子」。大家既不願做強盜，又不願做軍閥，偏要死守着這清高的職業，那麼，自然應該有勉為君子的決心。所以當范聖人做教育總長的時候，看見「一手拿錢，一手挾書包上課」的先生們，實在看不慣，惟恐怕玷辱了他自己，所以毅然決然的棄官不做了。教育界真正下賤，既已做這種精神的事業，又要什麼物質的報酬，何怪范聖人「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呢？

但是我們祇罵教育界，還不是根本解決的方法；要想更進一步的解決，便應該大罵老天爺。我真不懂得老天爺為什麼這樣惡事做，他既生出來這個愛做精神職業的人類，為什麼又要生出來一個唯物的肚皮。照羅特利（Rowntree）羅先生說：普通的人每天應該吃下那可以發生三千五百加倫熱量的食物，然後纔可以勞動不歇。勞動越多，所消費的熱量也越多。如同蒸汽機一樣，不燒煤炭，他便完全不動；減少煤炭，他就是動也是慢慢兒的不大起勁。照理說：我們應該要求老天爺把這些在教育界服務的士君子們的身體改造一下，祇給他唯物的腦筋，不給他唯物的肚皮。免得使馬克斯馬先生在九泉下自鳴得意，說人家逃不出他的唯物史觀的公例。這樣一來，「詩亦」的大功，才算是真正的告成。

如果老天爺不肯容納我們的要求，我們便可以拿出戡天的本領，來征服自然。什麼辟穀呀！什麼飲露殞風呀！這一類成仙成

神的方法都不妨拿出試他一試。如果能夠試驗成功，那麼，比我們現在爭俄款，籌基金，一類的辦法，豈不是更根本嗎？這樣一來，學校裏聘任委員會審查教員的資格更省事了，就是祇問他得到辟穀的秘訣沒有？如果不能辟穀，再看他能夠飲露殞風不能？其實在北京一隅，似乎也不必過於苛求，祇要能殞風便夠了。因為北京每當春秋二季開學的時候，不要一錢的西北風差不多是天呼呼的颯得起勁，並且風中常帶有七分黃土，三分驢屎馬糞，尤其是衛生的無上品！學校能改用這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西北風作教員的報酬，那麼，國家億萬年教育之基，豈不是定於此矣嗎！

再退一步說，大家就是不能征服自然，難道又不能平聲靜氣的抵抗自然嗎？抵抗自然的方法，就是白睜着眼睛等他餓死。因為餓死事小，上課事大！大家如果像蘇格拉底的仰藥，死到腳上，口中仍然講學不輟；死到腿上，口中仍然講學不輟；死到腹上，口中仍然講學不輟；直等到死到心上，講學的聲音方才停止，算是盡完了一生的教育義務，這豈不是大聖大賢嗎？可惜范聖人火候未到，當他做某大校長一錢莫名的時候，便病呀病呀的，天天辭職，在報紙上登得不亦樂乎；現在擔任了什麼文化事業的什麼職務，他的病也好了，報紙的車站往來上祇看見他出入京的消息，絕看不到他的辭職呈文了！他的「一手拿錢，一手挾書包上

課」的格言，要變成「一手拿錢，一手扶病辦事」的格言了。他是時中之聖，固然無可無不可，至於那未造賢關聖域，而挾書包上課的先生們，那就不能追蹤大聖，一步一趨了！挾書包上課的先生們！餓死事小，上課事大呀！

小說

離棄之後

周開慶

自從這可怕的消息傳到我這裏來，我愛的輝哥——呵，我還有這樣叫你的權利麼？我，一個弱小女子，不過是被人離棄的弱小女子罷了！貌不如人，學識一些也沒有！我，那裏還有這樣叫你的權利呢！但是，輝哥，請你原諒我，這是我這樣叫你最後的一次，最後的一次了！未必連這一次都不允許我罷……

自從這可怕的消息傳到我這裏來，我愛的輝哥！天地變了顏色，青春從我的當前消逝了，絢爛的花兒在嘲笑我，嘻春的小鳥也換了歌喉唱着我的葬歌……宇宙的一切，都變成了我的仇敵！唉！唉！

我愛！（呵，我今天要這樣痛快地叫你！最後一次了，最後一次了！）我愛，我不怨你！你離棄我，我不怨你！我，不過是一個弱小女子，弱小女子罷了！貌既不好，又無學識……這也配

給人愛麼？這也配給人愛麼？不配，不配！簡直一點也不配！

我以前有無限甜蜜的夢！與意料中燦爛的將來在我眼前閃爍着，使我渺視一切！只爲了我愛你。你是我靈魂的慰安者！你是我的光明！你是我的幸福！你填滿了我心中的空缺！「日月星辰儘管靜悄悄地走他們的道兒，我也不知道晝，也不知道夜！全盤的世界，在我周圍消去了！」我愛！你想當時我是怎樣的歡快！唉，歡樂極分哀情多！唉，如今我還有甚麼話說呢！醒了罷，你可憐的夢中的人！你不配愛人！你不配愛人的愛！這還有甚麼話說呢？算我的命薄罷！

我記得，我清清楚楚的記得：當我十二歲的時候——那時你十三歲了——媽媽到我這裏來——她，我後來才知道與你們也有親戚——說你如何的聰明，如何的才貌出衆，家裏又何如的有錢！她說你如今入了中學一年了！十二歲就入中學的，她說你們看見多少呢！她不住的看着我，那時我正在給弟弟打洋線帽，我也時時仰頭看看他們。父親頻頻點頭，母親臉上也浮出微笑。媽媽又說：「蕙小姊同他才是天生的一對呢！」「天生一對，蕙兒怕沒有這樣的福氣罷！」母親這樣說。當時我莫名其妙，但臉上微微發着發熱。「是的，媽媽！就請你老人家費心罷。我想蕙兒也大了，應得許婆家了！」呵，從父親的話裏，我才聽出了他們談話的意思來，臉上登時熱的不可耐，眼睛快要流出淚來了！我又羞又氣！

放下洋線，幾步走進屋裏，突的把門闔上，母親笑了，他們都笑了，討厭的小弟弟，小手兒在門上連連拍着：「姊姊，許婆家，煮羞！」那天晚上我連飯都沒有吃，自此以後，見着姨媽，臉就會紅了。

兩個月以後，是我倆下定期間了。那是一個高爽的秋天，清早起來，我便把屋子門關上了。早飯過後，來的客漸漸地多了；好玩的姊妹們今天也都來到。她們在門上拍來拍去，問我怎的不出去玩。正午的時候，一陣嘈雜的人聲稍靜過後，邊炮響起來了。放的時間很久，聲音又非常好聽。要在平時，我愛，我是一定要檢那沒有爆過的火炮的！火炮聲停止過後，接着我那門口便來了多少人。他們拍着門，他們歡笑着。他們說今日你家來的禮物真多！他們說單那火炮和花燭也就很值錢。他們又說，除了綢緞和金銀首飾以外，還有許多書呢……接着一片請客坐席的聲音，過後他們走了……呵呵，我愛，你知道麼，那天我家回盒的針線除了幾件是母親和隔壁芳姊做的以外，都是我做的。一月以前，母親叫我拿洋線打錶包，她說是要給你裝錶的。母親又叫我打墨盒包，我又打了一些夾書簽之類。唉，我愛！我做這些東西的時候，我是怎樣的用心喲！我怕你看見不喜歡，我又怕你拿去不合用！記得打錶包，因為顧慮這些事情，愉快便跑去問母親。我說：「母親，他的錶有多麼大呢，隨便打來怕不合式呀

！」從母親笑而不言的態度裏，我忽然回過我的意識來：「不打！不打！」我含着羞低頭跑開了！——但我在第二天終究把他打起。

這是第二年的年節時的事了。有一天，父親從鎮上回來，笑嘻嘻的手裏拿着一張像片和一封信。一進門來看見我，他說：「你看看罷，這是你輝哥的像片呢！」——聽着是你的像片，呵，你的像片喲；我雖然很想看看，但終究把已經伸出去的手縮回來，跑上床去蒙着被睡了。第二天早飯的時候，父親同母親說，你的相貌真生得秀雅，信和字都寫得不壞。父親又說：「他還叫蕙兒放足和讀書呢！這時的年青人，真不怕羞，我們小的時候：——」我想：蕙兒的腳早已沒有纏，倒不要緊，書是得讀的！——父親的話被母親打斷了。從「我也是這樣想呀」一句話裏，我知道父親很表同情，我當時正背着他們在那裏為小妹妹梳頭，裝着沒有聽見。但是，輝哥！我是怎樣的歡快喲！背了他們，我曾偷看你那像片和信無數次，你的相貌多麼翩翩，你的字又是寫得多麼秀麗！

多才多藝的你，細膩溫柔的你，可愛的你，從那時便佔領了我小小的心靈！

年節很歡愉的過去，父親准了你的要求，我便入了第一女子高小學校。因為我以前已會讀過三年書，所以插高小二年級。

爲了你，我很勤快地用功。

第二年的暑假，那時我十五歲，你十六歲了，聽說你在中學畢了業，要到北京去。你起身的前幾天，曾到我家裏來。你對父親說，你要我同你一路出去。你又對父親說，即不然，高小畢業後，亦得送出來。你又對父親說，這回來惟一的目的，是要看看我。父親被你纏得不過了，只得把我叫出來。我當時低着頭，紅着臉，面上也許露出生氣樣子，心下却說不出的高興。你似乎也有點害羞，一句話也沒有說！唉，現在想來，早知你一到北京就變了心，便離棄我！我常時是無論如何也不放你走的喲！

旅程很遠，你又年青；長途跋涉，我天天為你提心吊胆，我天天為你祝福，祝你平安抵京！……你抵京了，你寫信給父親，你說你考上了某某大學，這大學辦得很好。你又說北京人文薈萃，學校林立，真不愧為中國政治文化的中心。輝哥！我小小的心，當時是怎樣的為這好音而跳躍喲！母親說：「蕙兒有福氣，不愧我苦心養了你！」芳姊說：「妹妹的八字原來就不差呢！」呵，輝哥！文字究竟是無用的東西，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寫出當時歡愉的情狀！

記得你第一次寫信給我，是你到北京一月後，那時我已經到了學校。我把房門關上，一口氣讀了幾十遍。信不長，只你的字越發寫得好了！你稱我親愛的妹妹，我讀了渾身都飄飄然起來。你說你平安，你叫我無論如何要保重身體。此後，你給我常常寫

信來，你要我寫信給你，你又要我的像片。我的信雖然寫得不好，我的像片雖然會使你生氣，但我想常常在你面前，我是很願意獻醜的！所以我亦常寫信給你。從那不通和夾雜着白字的信函裏，你應看見我那小小心靈的動蕩！

時光匆匆的過去，我由高小入了中校，你到北京已經三年了！……唉，以後的事情何必說呢？唉，以後的事情又何必說呢！我，我不過是一個可憐的女子，弱小的女子罷了！我不配愛人，我又那裏配受人的愛！你爲了你的幸福，應該離棄我！我不怨你！我既無學識，貌又不如人，我應得受人離棄！你是幸福的嬌兒，你有比我好幾百倍的人兒愛你！祝你補永遠幸福罷！我曾經全部心靈愛過的輝哥！

如今，唉，如今！是我聽得那可怕消息的第四天了！家裏的人還不讓我知道，是怕我傷心罷！是的，我傷心極了。我眼淚已經流乾，我熱血已經冰冷！宇宙變成了陰森的墳墓！愁苦已經壓毀我的青春，呵呵，這慘醉的世界！呵呵，這無情的人生！活着還有甚麼意思呢！死了，死了倒乾淨！

我曾經全部心靈愛過的輝哥，我呼吸末一口氣時，我仍然同樣地愛你！

別了，永遠地別了！我愛的輝哥，輝哥，輝哥！……

飄泊的記錄（一個片段）

胡也頻

浦口和南京

船到了浦口，還不曾靠攏碼頭時，無數醜陋透了的黑臉苦力，尙距離着六七尺遠便都跳上船來，蜂擁着，爭先恐後的向我們——我和十幾個新認識的同伴——的地方亂搬行李。

「不要動！」

我們大聲地喊着；然而那勇敢的苦力們，像聾了耳朵，又像

是搬他們自己的東西似的，毫不理會的拿起箱子和綑蓋或舖蓋便凶凶地各自向前走。這樣，幸虧我們的人數幾乎和行李的件數平均，大家費盡了所有的氣力，這才將被搬去的許多東西搶回。

「真無異於土匪！」一個朋友歎息着。於是，我們便半月形一般的站着，將行李圍守在中間，等待着旅館裏接客的來到。

「通商旅館！」用黑布細着藍布袍子腰間的人，拿着招牌的片子闖進我們身邊來喊着。

「就住這個吧。」因為我們都不曉得那個旅館好和歹，且逼切須要一個接客的來照顧我們的行李，便這樣的決定了。

那旅館的片子上，明明寫着三等六角，二等一元二角，頭等二元四角；但我們到了旅館後，那賬房先生引我們到頭等房間去，剛推開門，便有古舊的潮濕的氣味，像污水溝被陽光晒着的那種奇臭，強烈地向我們的身上衝來……屋子裏牆上掛滿着香烟

公司的美女畫。

「這不是頭等的吧。」

「是的是的！」賬房先生回答着。「那才是二等哩……」他說了，便指着廚房和廁所中間那又矮又破爛的小房子。

「唉！橫直只一天，算了吧。」大家都忍耐着將行李搬進去。到夜裏，茶房哼着「哎啊哎啊」的小調拿進一盞小小的煤油燈，玻璃的燈罩上貼着兩條黃紙，還滿着煤油的煙塊；王君見着便這樣說：

「這個燈怎麼成呢？換一個！」

「沒有。」茶房懶懶地回答。

「換一個燈罩也好。」

「沒有。」

「那麼把燈罩擦一擦好了。」

「這不須擦」茶房依樣懶懶地說了，將燈放在棹上，便哼着小調走了。

「真沒有法子！」陳君和王君同時歎息。

不久，同伴們都洗澡去了；我因為身體太困頓的緣故，獨自在這微弱的黯慘的燈影裏面，躺在床上，看着「苦悶的象徵」。

「拍拍……」門上忽然這樣響着輕微的聲音。

「那個？」我問。

「拍拍……」這聲音又響過後，門兒才慢慢地開進來，露出一個光烏烏的頭，和上海娘姨一般中年婦人的臉。

她微笑地低聲的說；

「少爺！你……你要麼？」將臉兒轉到後面。

站在這婦人後面的，是一個燙頭髮，臉兒白白，唇兒紅紅，穿着綠色綢子夾衣和藍褲子的年約二十歲的姑娘。在這時，她用盡了笑意，眼睛極妖嬈地瞟了又瞟……

「少爺！好吧？祇五元。」婦人又微笑着說。

「去，讓野狗一般的人們去逞其忍暴的……」但我又抑制着了；祇搖一搖頭。

「乾淨的……包保……」稍停，婦人又接着說；「旅館裏很寂寞，……少爺……」乾淨……」

「去吧，我不要！」我終於把門關上了。在這時，那個白臉紅唇的姑娘，所有的笑意都消滅了，却現着一種輕蔑的不屑的神氣，撇歪着嘴，似乎是這樣的意思：

「不要麼？哼……」

……

第二天 天色濛濛地亮着時候，因為我們這一天是非走不可，且又必須到東南和金陵兩個大學看看朋友，所以這樣早張君便跑進來喊過，「一起去！一起去……」

我也匆匆忙忙地穿衣，洗漱了，便同大家渡過江，在下關雇了兩輛馬車到南京城裏去。——

南京城裏，和他處的城裏成了反比例，是無涯的曠野，路旁不絕的密密地排列着柳樹，竹林，蘆葦，和向日葵，野菊，以及許多許多不知名的花果，十餘里遠都不見一間屋子或一畝田疇和菜園。……

「這個地方怎麼這樣的荒涼呢？」沈君現着憐惜的樣子。

「爲什麼都不在這個地方生財呢？」陳君也發生了疑問。

我因爲不曉得其中的緣故，便假定了一個事實，回答道：

「因爲做官的都把錢存到洋鬼子的銀行去了，而百姓稍有錢的又怕官。」

「那麼讓我們丘九來買好了。」

「丘九？我的弟弟不是在武昌給他的「哥」砍掉了麼？」劉君說着，他那疲倦的臉上，突浮泛了悲哀的黯澹，眼睛裏隱隱地閃爍着微微的淚光。

「……」

馬車輾轉地在不平的路上向前走着，天然的景色無盡地往後退去；並且，清涼的晨風輕輕地飄息着，空間便流蕩着清脆細碎的一種低吟……我因爲久久受那船上和旅館的奇臭的窒息，對這樣城裏的曠野自未免得到胸懷的舒暢，感着意外的清醒的愉快了。

「南京比北京好多了。」我默默地想。

然而正在這時候，陳君便撞一下我的身子，指着離馬車有兩丈多遠的地方，並且說：「你瞧！」

我隨他所指示的地方看去，在那裏，有一間北京式的房子，房子前是極紛亂的竹林，蘆葦，和柳樹；而且，一個中年的婦人站在柳樹底下，另一個較年輕些的便蹲在那柳樹旁的蘆葦中間，她的凡是女人都極其保重的那部分毫無忌憚的赤裸裸地露着……

「南京的房子是不設廁所的。」王君也看見了，他似乎很知道一點關於南京的風俗。

「如果時髦的脚色也這樣，那……」

「那麼將我們打算到法國去看裸體女人的路費可拿到此地蓋

房子。」

「恐怕太太姨太太小姐奶奶們不這樣吧？」

「然而這一個她却並不怎樣古板……」

「我以為……」沈君也插進去說；可是他的話未講下去，馬車已停在金陵大學的門口了。

「不談那些了！」於是大家都匆匆忙忙地各找各的朋友去。

因為金陵大學的學生都正在做禮拜；我們便焦灼地在草坪上等候着；我想，現在已九點鐘了，到十一時便必須渡過江，乘津浦車北上了！

真的，這一時間對於我是非常的有限，關於南京的許多

名勝和古蹟，都不及略略地瞻觀一下，祇是在馬車所經過的路上，偶爾地看到牆壁和電綫柱上貼滿着「赤色旗便是黃龍旗！」，和「我們推翻黃龍旗便應當打倒赤色旗！」以及……；但因我不甚注意，有幾多和黨軍很是旗鼓相當的好口號，都忘却了；所很清白而至今還記得的，惟有貼在古舊又茂盛的柳樹上那張很大的藍邊白紙印着黑字，說是：

「你瞧！蔣介石有十八個姨太太！」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寫於北京。

通信

四項加一捐和學生界的痛苦

致現代評論記者

當國家多事費用浩大的時候，公家收入不足，財政上當然要起恐慌。這是婦孺皆知的道理，不用我來細講。國用不足，「人民的負擔」不能不增加一點，這也是人人皆知的。然而「人民的負擔」這句話未免太混含些，我們要把他分開來說。人民之中的多少等級：有貧的，有富的，有每日進款的，有每日不進款的——敗家子弟不在此例。所以張作霖曾在奉天有捐富戶的佈告，這就是表示捐富的不捐貧的；捐每日進款的不捐每日不進款的，

亦就是表示增加有資產階級的負擔不增加無資產階級的負擔的一個意思。由此看來，人民的負擔的增加不能一概而論了。有的可增加的，有的不但不可增加，恐怕他們還要要求政府給他們在他們應該享受的權利以外增加權利啊。——災民其例也。

惟獨這次四項營業加一捐的辦法，不問你是貧的是富的全要捐你一下。他的規則的第一條：「凡具有特殊性質或各項奢侈娛樂之營業，均應按其收入定值征收加一捐……。」按我的意思來測想，這條必定是他們捐款的宗旨；然而，他捐款的目的物可似乎有點兒與宗旨相反。他所定的限制——即捐款的目的物——（一）旅館（客店公寓等屬之）（二）飯館（三）浴室（四）戲園（遊藝場電影院坤書雜技館等屬之）。試分別論之如下：

（一）旅館客店本是往來異地或作客他鄉的一個寓所。因為他們往來的人大概皆有職業和相當的進款，所以旅館客店內的房飯費皆較公寓高貴——若關家人物或旅行遊影的人，住旅館客店雖無相當職業和進款，然事屬第一條中規則之娛樂事項——或者具有負擔加捐的資格，因為在他們每日有進款的人的身上，每日拿出幾角錢來助餐費不是辦不到的。

惟對於住公寓的人也認為與住旅館客店的一樣要加捐這一層，我不獨不贊成，並且還要徹底地反對。因為我相信住公寓的人皆屬學生，因為公寓掛着一個「招待學員」的招牌。這種捐款換一

句話說就是捐學生。現在我陳說學生的境遇和不應該捐學生的理由：

（甲）學生就是無絲毫產業的借金錢換學問的一種人，因為學生本身無技能不能賺錢自養，去借父母的金錢來供給念書——換學問——以備將來孝養父母和妻子。請讀者平心而論，處學生地位的人可憐不可憐！因此國家不忍坐視這些一個淚珠裏邊可演出萬種悽慘悲劇的跌奔前程的學子們停止學業，所以創設些國立學校——初立時皆無學費——來成就他們。這就是我方說的那種要求政府給他們在他們應該享受的權利以外還要增加權利的那種人。到後來國立學校因為經費不足，就在學生身上加上：「什麼學費啦，體育費啦，宿費啦，……」說到這裏，請諸公要想一想你們會聽見說過，那個災民救濟會裏或粥場裏加上捐呢？可是在這災民似的學生身上早加上捐了！現今又要加上一捐，這是何等很心的事啊！

（乙）據加捐條規中第一條，「特殊性質或各項奢侈娛樂之營業均應按照其收入定值征收加一捐……」則做學生的人更沒有納捐的理。難到說這次捐學生的原因莫非是因為學生讀書嗎？讀書就算是第一條的特殊性質和奢侈娛樂的營業嗎？若是不因為讀書而竟按規則中第一條的宗旨捐到學生身上，這不是出了範圍了嗎？

(丙)學生還是一種沒有獨立職業的人。他們的職業就是讀書，至於他們那日用費全是向他們各人的父母借來的；經他們的父母何等責斥何等訓告打着算盤才給他們帶出來到遠方來念書。不意到了這裏可被警察臨打了個折扣。結果恐怕還有許多學生會變成無飯流氓。這不是秦始皇的愚民政策又在二十世紀的中華民國政府裏邊出來顯靈嗎？唉！可嘆！

(二)飯館加捐可分二種：第一種是資本大的如飯店，飯莊，全是給闊老們預備的，即便不一定是闊老，凡到那種飯館裏去吃飯的定然不在乎這點作餐餉小捐。第二種是資本小的如飯館，飯鋪，這全是給窮人或洋車夫們設備的。若在這種飯館裏加捐真不如下個通令「禁止吃飯」。例如學生吃的飯館，確然比洋車夫們吃飯的飯館較好一點，然而窮學生的財源困難，沒有加捐的必須要。像洋車夫……們吃飯的飯館更絲毫沒有加捐的餘地啦，因為他們每天所賺來的錢除車價以外，吃飯的飯錢就不準夠，若再加一捐他們豈不更吃不成嗎？餓着不能拉車或去作苦工，當然就得停止。停止工作沒有進款，飯錢又從那裏來。結果勢必餓死。不然，只得去到災民救濟會裏添上一個名字；如是加捐一成難民人數增加一成，加捐二成難民人數也增加二成。如此類推將來北京人民皆得依賴吃賑生活。到那時候恐怕加捐人的藉口愈多，但是捐款的目的物愈少了。

(三)浴室的加捐與飯館是一樣，也可分為二種：第一種是闊的，資本大的，洗澡的人是儘有錢的到可以捐捐。第二種是不闊的，資本小的，洗澡的人亦是淨窮的受苦的人不可加捐。因為

1, 他們不能捐錢, 2, 不適合第一條捐款的宗旨。

(四)戲園這到是可以加捐的地方，大概往戲館子裏邊去的人，即使是不闊也許有錢，不然那能往那裏邊去呢？並且也屬第一條中娛樂的事項，絕無駁辯的餘地。

末了拿幾句簡單話來表明上列四稅雖也有的可以捐，但不可捐的佔大多數；甚至不但不可以捐，並且還有夠不上規則裏邊所限定的加捐條件。倘若不分黑白，硬要一概加捐，那豈不是有強權無公理嗎？所以我主張我們應得羣起徹底反抗；拿對待英日的那種堅持精神來和這與英日同一蹂躪我們人民的軍閥作最後的奮鬥。希望學界諸友，羣起奮鬥，誓不達到目的不止。

十五，十，三十，夜·高城生

中華書局 做宋版印

四部備要

第二集全四百冊 定價一百六十元 預約價八十元 函索即寄

【經部】周禮注、儀禮注、春秋公羊傳何氏解詁、春秋穀梁傳、爾雅注、孝經注、說文解字注、六書精義、孟子趙注、傳世、爾雅注、說文解字注、六書精義、孟子趙注

【史部】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綱目、通志略、廿二史劄記、國朝先朝事略、資治通鑑綱目、通志略、廿二史劄記、國朝先朝事略

【子部】周易注、論語注、孟子注、荀子注、韓非子注、莊子注、呂氏春秋注、說苑注、世說新語注、法苑珠林注、太平御覽注、文獻通考注、皇朝通志注、皇朝通志續編注、皇朝通志續編續編注

【集部】蔡中郎集、曹子建集、嵇中散集、謝康樂集、陶彭澤集、王右軍集、鮑參軍集、謝靈運集、顏延之集、謝靈運集、顏延之集、謝靈運集、顏延之集

【錄目集二第】

中國銀行廣告

資本
公積金
營業

總額六千萬元已收一千九百七十六萬零二百元

六百三十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元六角三分

專辦存款放款貼現國內外匯兌買賣生金銀等業務並經特許代理金庫發行

鈔票經理公債及鹽稅關稅

總行
分支行

北京

北京 長春 吉林 哈爾濱 天津 營口 大連 上海 南京 蘇州

鎮江 揚州 清江浦 無錫 常州 常熟 杭州 甯波 紹興 嘉興

湖州 蕪湖 安慶 蚌埠 天津 保定 石家莊 歸綏 張家口 濟南

青島 烟台 太原 大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洪江

開封 鄭州 駐馬店 西安 蘭州 寧夏 重慶 成都 南昌 九江

吉安 貴陽 香港 廣州 汕頭 瓊州 廈門 福州

其餘支行辦事處收稅處各省共五十九處

交通銀行廣告

行址、北京西河沿

電話

總處總協理室 南局 二一號
副經理室 南局 三二號
營業室 南局 四三號
分機 五五號
分機 六六號
分機 七七號
分機 八八號
分機 九九號

電報掛號 六六三九

本行創設於前清光緒三十四年股本總額二
千萬元專辦存款放款匯款貼現及國外匯兌
等業務並奉政府特許代理國庫發行鈔票北
京及各省各商埠均有分行或通匯機關如蒙
惠顧無任歡迎

總理 梁士詒

經理 羅以忻

協理 盧學溥

北京分行

副理 陳揚祐
關崇

金城銀行

總分行辦事處地點

天津 北京 上海 漢口 鄭州 張家口

通匯地點 國內外各都會

商埠均有代理機關

股本 總額 壹千萬元
收足 陸百五十萬元

公積共計 壹百伍拾伍萬元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兼收各種儲蓄存款